



VALE COLUMBIA CENTER
ON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 JOINT CENTER OF COLUMBIA LAW SCHOOL AND
THE 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

哥伦比亚大学维尔国际可持续投资中心

FDI 热门问题的观点

系列 42 2011 年 7 月 18 日

主编: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编辑: Ken Davies (Kenneth.Davies@law.columbia.edu)

执行编辑: Alma Zadic (az2242@columbia.edu)

FDI 格局: 从三极到多极

Persephone Economou and Karl P. Sauvant *

在 20 年前的首期世界投资报告¹中, 联合国指明了全球 FDI 模式的一个转变, 即从由美国与欧共体主导的两极模式转变为由美日欧主导的三极模式。

鉴于新兴市场 (EMs)² FDI 的增长, 三极格局需要重新审视。成为三极中一极, 对外投资额须占到全球 FDI 存量与流量的 10% 以上。尽管该份额限度的设定较为任意, 但能表明在世界 FDI 市场上分量可观。

自 1991 年以来, 欧共体 (后包括欧盟全体 27 个成员国) 在世界 OFDI 存量与流量所占份额分别从 1990 年的 85% 降至 2009 年的 74% 以及从 1990 年至 1992 年期间的 85% 降至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间的 74%。³ 最初三极中的一极——日本在全球 OFDI 存量所占的份额于 1990 年至 2009 年期间从 10% 跌至 4%, 而其在全球 FDI 流出量中所占份额从 1990 年至 1992 年期间的 16% 降至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间的 5%。根据“至少 10%”这一份额下限要求, 日本已经丧失作为三极中一极的资格。

* Persephone Economou (persa.economou@gmail.com) 是某国际组织的顾问; Karl P. Sauvant (Karl.Sauvant@law.columbia.edu) 是哥伦比亚大学维尔国际可持续投资中心的行政主管。作者希望感谢 Laza Kekic, John Kline, Ted Moran 与 Louis Wells 对此文所作的悉心评论。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及其合作伙伴与赞助商。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 (ISSN 2158-3579) 是经同行评鉴的系列论文。

¹ UNCTC,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1: The Triad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1).

²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CTAD) 对“新兴市场”的定义是指所有不归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

³ 所有数据来自 UNCTAD 的 FDI 数据库。

EMs 的崛起成就了其跻身三极的资格。新兴市场在世界 OFDI 存量中所占的份额从 1990 年的 7% 升至 2009 年的 16%。并且其势如破竹——在全球 FDI 流出量所占的份额从 1990 年至 1992 年期间的 8% 陡升至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间的 25%。

不可否认，EMs 是一大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然而除避税港外，2005 年至 2009 年期间仅 20 个 EMs 就占了全部 EMs FDI 流出量的 85%。这 20 个 EMs 至少在数目上同欧盟 27 个成员国具可比性，后者同样由发展程度不同的各异国家组成。

1990 年至 2009 年期间前 20 个 EMs（均至少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全球 FDI 存量的份额从 6% 升至 13%，流出量所占的份额从 1990 年至 1992 年期间的 6% 升至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间的 14%。由于流量和存量的份额均超过 10%，EMs（特别是前 20 个）能够被视为取代日本成为 FDI 三极之一，与美国和欧盟形成 FDI 新三极。

然而 Ems 成为三极之一可能只是暂时现象。金砖国家（BRICs）正迅速崛起，成为三极候选的强劲竞争者。2009 年就存量而言他们尚未达到要求，仅占全球 OFDI 存量的 4%；即便将香港和澳门也计入中国投资存量总额，金砖国家所占份额也仅达 8%。⁴然而就流量而言 BRICs 可能很快就能达到 10% 的底线：2008 年至 2010 年期间，其在全球 FDI 流出量中所占份额已升至 9%；如果加上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该份额达到 13%。

此外，区域一体化组织（例如东盟 ASEAN）或是单个 EMs（例如中国）也有可能成为 FDI 一极。这可能意味着世界正从旧的 FDI 三极局势向一个多极化 FDI 世界更全面的转变着，在这个多极化 FDI 世界中小极地区同先前三极格局主导国共存。

这些转变的政策含义是什么？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投资促进机构在吸引 FDI 之时需要瞄准这些新极地区。并且新的参与者（以及现有投资者）需意识到，国家不再仅局限于寻找更多的 FDI，而是需要可持续的 FDI——这种投资在单个项目商业可行性的基础上尽可能有助于机制（这一机制确保 FDI 的收益得到公平的分配）框架内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发展。

⁴ 重复计算可能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流出量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这些由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转运 FDI 或是涉及中国的返程投资构成。

最为重要的是，新兴市场 FDI 的增长，具体地说是 FDI 多极化，很有可能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工业化国家和 EMs 关于国际投资法下东道国与跨国公司的权利与责任的观点将日趋相似，因为这些市场中最重要的那些已然成为举足轻重的对外投资者了。如果这一情况发生，那么商讨投资多边框架的时机就成熟了。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生胡倩翻译）

转载请注明“Persephone Economou 与 Karl P. Sauvant ，‘FDI 格局：从三极到多极’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No. 42 2011 年 7 月 18 日。转载需经哥伦比亚国际可持续投资中心授权（www.vcc.columbia.edu）。”

请将副本发送至哥伦比亚维尔中心 vcc@law.columbia.edu。

如需详细信息请联系：哥伦比亚维尔国际可持续投资中心，Ken Davies，高级研究员，(212) 854-7269，Kenneth.Davies@law.columbia.edu。

由 Karl P. Sauvant 博士领导的哥伦比亚维尔国际可持续投资中心（VCC）是由哥伦比亚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建立的研究机构。它力图成为全球经济对外直接投资事务的领导者。VCC 致力于分析和讲授对外直接投资公共政策和国际投资法的含义。